

開放文學 – 風花雪月 – 一層樓
第二十八回 試巧韻賽詠菊花詩 感寂寞燕哭竹枝頭

話說眾人聽來了建邑車馬，不覺都掃了興。聖萃芳笑道：「明日的明明日再說，不可錯過了今日良辰。」因催促大家，方欲起身去時，上房裡的丫頭們來了，道：「那府裡的宮姑娘和他新嫂子來了。」德清喜道：「正好，我正為沒人分寫這十個題發愁來著，他們二人來就快夠了。」璞玉道：「人手還不夠呢，德、聖、琴、爐四位姐姐，還有我、熙清、秀鳳和才來的宮姐姐和新嫂子，方九個人，還少一人呢。」爐湘妃笑道：「我聽說那可人嫂子不會作詩呢。」琴自歌道：「聽他議論茶史那一席話，無書不讀，如何不能作詩了？」聖萃芳道：「作詩須別有一種意境，不在讀書多少，縱會，因是新入，未必就寫，不如另增兩個人，將逸安堂的玉姑娘，鬆月軒的福姑娘二人叫來。」爐湘妃道：「這麼著最好，他們兩個雖不大熟，我們也好指點。」德清道：「既這麼著，你們幾位且先請，我往介壽堂邀了宮妹妹、新媳婦，再帶福壽、玉清他們來。」眾人依言，璞玉當先引路，聖、琴、爐三位姑娘，入會芳園來。當時，正值深秋，但見澄空高爽，淡雲如縠，楓葉紅染，一似春花，稀疏林霞，猶如畫圖，玉露凝徑，金風送涼。景物如此，好不使人傷情。一群人袖拂落葉，裙拽黃草，往來山軒來。

早有熙清、秀鳳二人迎了出來，笑道：「你們倒好，哄我們先來了，如何等了這半日方來？」眾人笑著說了接宮喜等之故。走入屋內看時，只見兩窗之下，都設了桌椅，上置著筆硯，地下又放一張大桌，上置好幾個大硯、筆筒，四壁書畫，房中擺設，均極精緻。看台階下，各色菊花盛開，似有樂其得時之態。萃芳遂取張花箋，先寫出了十個題目，縮在牆上。璞玉先取筆鉤了「懷菊」

一題，下邊贅了個「璞」字。湘妃也取筆，鉤了「供菊」一題，琴自歌也去占了「菊影」。聖萃芳欲去鉤題時，丫頭們道：「德姑娘他們來了。」眾人看時，真個德清、宮喜等一群人，花枝招展，細柳迎風，慢慢渡橋而來。僕婦丫環們，下了山坡相迎。德清等走上階來，笑道：「你們不等我們可把好題都占了？」大家笑著與宮喜、可人相見，又見跟來了福壽一個人，玉清未至，湘妃問道：「玉清姑娘如何不來，或者可人嫂子代寫？」可人笑道：「我真個不會作詩，方才也回過德姐姐了。」德清道：「新娘子說，真個不會；玉清說，在福晉太太跟前，暫不得閒，少等便來，他也是個不熟的人，給他留個容易題目才是。再說因新娘子不作，便叫他品評大家的詩也罷了。」福壽道：「我也是個不熟的人，也給我留個容易的。」可人撫著福壽肩道：「怎麼又說不熟，據我看來，你不但早已熟了，而且竟是老手兒了呢。甯怕難題，詩祖在那裡不是？」福壽笑著瞪了可人一眼，璞玉只管笑著向可人搖手，眾姑娘們不解其故，也不理論。遂分了題各自思索起來。璞玉真個比誰都先寫了出來，見琴自歌在簷下欄杆邊桌上坐著，也將寫完了，遂往身旁坐了。一時琴自歌寫畢，擲了筆向璞玉笑道：「兄弟詩可成了？」璞玉道：「胡亂草就，聽姐姐家裡來了人，寫詩的心緒也沒了。」正說著，只見玉清才慌忙來到，琴自歌笑道：「你快進去，給你留著好題呢，可別誤了。」玉清笑著進去了。

瑞虹端著一托盤兩杯茶來，靈玉、黛眉兩個各接一杯，放在琴自歌、璞玉二人前。琴自歌正不知說甚麼，忽見空中一排雁陣斜飛長鳴而過。遂想起了那日的斷頭話，問璞玉道：「你那日說『鴻雁來』的故事，沒等說完，有了別的緣故耽誤了，『鴻雁來』與『鴻雁來賓』真個為何寫的有這個分別？」璞玉道：「姐姐不問，我倒忘了。司田人說鄭康成的《禮記解》上說，三秋『鴻雁來賓』，賓者客也，客未歸，故稱來賓。《淮南子》上雲：先來者為主，後來者為賓。然在《呂氏春秋解》上，寫成了『鴻雁來』一句，卻無『賓』字。總之，仲秋來的是父母，因其幼雛，翅羽軟弱，不能飛，所以九月才來。滿洲時憲書上，不分仲秋季秋，都寫為『鴻雁來』。據此看來，可知其前月來者為老雁，後月來者為雛雁了。」琴自歌點頭稱「是」，以手支頰長歎，道：「老雁、新雁都來了，我明兒就回去了。」璞玉不覺傷起心來道：「這又是怎麼說起？如何來了一個，又必去一個，令人苦惱。」說著滴下淚來。琴自歌也淚水滿目，望著一旁，低語道：「不回去又如何！必使人生『既生瑜，何生亮』之恨才好？」璞玉腹中雖有千言萬語，卻說不出一句話來。又見琴自歌那手腕，其白如玉，又極豐肥，面如滿月，光豔照人，心下自忖道：「相傳唐宮太真楊玉環豐肥美麗，也不過如此罷了。」正發怔時，聖萃芳笑著，自內叫道：「琴、璞二明公，進來吧，眾人都已寫完，呈與座師了，有甚麼心事，日後再說不好？」二人聽了，忙入內交了詩。

彼時，眾人都挪到當中桌子旁邊來，等可人月旦。獨爐湘妃折下一枝菊花，插在瓶中，放在面前，寫「供菊」一題，見了他二人眼睛，看著福壽笑了一笑。只見可人前，擺著紅筆朱硯，先看璞玉的詩：

懷菊 潤翰公子

獨倚東籬思故友， 哀吟淒涼增新愁。
此心鬱鬱無人問， 斜生鸞枝知也無？
涼秋已臨我何急， 盛時既去汝太羞。
豔色秀容今何在？ 曼立香跡猶楚楚。

可人看罷，笑道：「璞公此詩，可謂懷之人骨髓矣，真古今之絕唱也。」批畢，方看熙清詩：

訪菊 綠窗小友

或來報我花信息， 疾駕遊車驅向西。
風雨瀟瀟如催我， 冷露嚴霜增汝威。
強渡險坡與峻谷， 方達牆下籬外圍。
幾度叩門問家主， 啞然一笑答言無。

可人蘸筆批道：「初看似已得，末句道出所訪結局，詞句伶俐，音韻尚和，不辱璞公。」隨手拈起玉清詩：

獲菊 逸安使者

識破紅塵罷交遊， 黃花已落情悠悠。
淒風冷雨獲遠信， 來到空山方知秋。
信步荒道人跡稀， 流水對岸香氣馥。
問訊有緣何得見， 遲來簪發就歸途。

可人笑著批了「俊美、恰當」四字。看宮喜寫的：

種菊 鶴鬆雅和

朝起不怠慮種栽， 夕雨蒙蒙鋤土來。
欲紮遠籬相閒地， 早備雅詩待花開。
嬌女雖憐留此意， 願為賞月飲酒陪。
蹣跚泥水費盡力， 厭彼浮浪又掩扉。

可人批了「幽雅」二字。再看聖萃芳的詩：

賞菊 孟氏萃芳

闊庭遠矚滿地金， 無語細視怡我心。
良友三徑跡猶在， 醇酒一杯是知音。
佳人搖風恒相覲， 高士悲秋且自吟。

簪發俗態雖凡粗，對花寫意有雅因。

可人批道：「佳人對高士語意雙關，良友一聯，可謂得引古人之巧矣。」下看爐湘妃寫的：

供菊 瀟湘宜人

生自有緣秀無雙，擎移來此分外香。

病癒強立孤影瘦，慮冬心愁一葉霜。

憐色對坐散仙古，說性吟哦詩意長。

再拭淨幾玉瓶潔，香溢滿懷肌增光。

可人讀畢笑道：「湘妃意趣終是與眾不同，又悲愴，又清雅。」遂批了那四個字。再看琴自歌的詩：

菊影 涉水知音

形目斑斑落幾前，障上疊疊又籬間。

渾身渺渺秋依稀，墨色簇簇灑平原。

新畫屋宇神猶實，何懼冷霜性自幻。

晚風息燭月落時，濃露疏花兩昏然。

可人道：「湘妃、自歌二公立意畢竟不同些，一個『慮冬心愁』，一個卻說『何懼冷霜』；琴公此詩，字字寫影，無不備至，只是『性自』二字，改作『色亦』二字，則更合乎了。」批了「韻調新鮮」四字。再看福壽的詩：

簪菊 鬆月青衣

清晨東園步自舒，折來豔花增新修。

鬢沾時色千般好，高簪冷香一枝秋。

借得清秀常自比，狂徒卻笑飾更醜。

卸墨晚妝忘卸花，嬌香枕邊一宿友。

可人將「丑」字改為「美」字，笑道：「自稱貌醜，雖是顯花之美的意思，人色豈能及花耶？再說『時色千般好』『冷香一枝秋』，倒似有湘妃之意，獨末兩句，本寫秋情的，倒顯出些春意來了。」說著向福壽微笑，福壽已滿面通紅。可人遂批了個「奇」字。取德清的詩來看：

畫菊 憑花洞主

秋涼轉寒憐玉香，俏姿落紙形自映。

墨滄葉影人自瘦，心靈透竹筆帶霜。

素淡能羞三秋月，清明露慚九月陽。

秀容由此宿小屋，罷游盡日默端詳。

可人讀一句贊一句，提筆批道：「字字珠璣，句句錦繡，誠可謂畫菊之絕唱矣。」湘妃拍著可人肩道：「罷了，你這是看大姑子獻慙慙的話罷了。」說的眾人齊笑起來。再看秀鳳寫的詩：

菊夢 介壽天儔

吟罷跨臥夢裡游，露灑舊途景自幽。

春風搖搖形如玉，秋水盈盈瓶中留。

神魂自隨月影去，悵聞蟋聲益增愁。

復念此興無人訴，獨倚北山暗頷首。

可人方提筆欲批，忽然錦屏走來，向琴自歌、玉清二人道：「福晉太太要喚入建昌來的人相見，所以叫琴姑娘來呢。」琴自歌遂喚玉清，向眾人道別。德清道：「我們也要散了。」大家一起說說笑笑出會芳園來了。

且說自金公那邊差來接琴默的人，見了賁侯，將書信呈上。賁侯看時，先說接回女兒的事，後說了十月裡迎娶德清的事，賁侯便回明了老太太，說定了日子。又因從琴自歌家裡，雖有他嬾嬾帶了個婆子來接，但這邊也商定要遣張媽媽同著一個婆子送去。那日琴自歌打點行裝，往姊妹們處辭行，不提。

且說璞玉，只因琴默要回去，心下十分煩悶。那日午後，往海棠院去了兩回，皆因琴自歌不在房，未得見面。方欲往綠竹齋去尋時，老爺喚了去吩咐：「因明日正是曾祖母仙逝之日，早起往惠寧寺上香，不可遲誤。」璞玉答應了出來。晚飯後復往海棠院來時，琴自歌雖在屋，因那邊來的吳嬾嬾，這邊送的張媽媽和聖萃芳、爐湘妃等都在那裡，不便說別的話。琴自歌卻似沒事的人，歡歡喜喜的說笑，只問了一句：「你可曾看過，你生日上我送的那把扇子？」璞玉想是沒大要緊的話，遂亦順口應道：「看過了。」琴自歌微笑點頭，也無別話。大家散時，璞玉說了聲：「我明兒從廟上趕著回來送姐姐吧。」也就回來了。

次日早起，催著僕從們往惠寧寺來，不想來早了，廟裡僧眾尚未開道場，直等到吃早飯時，方開了經。進內焚香拜罷，便欲回來時，廟裡的住持僧要留齋飯，死纏住不放。璞玉欲要不依時，跟去的管家們又說：「向來老爺來時，吃了齋飯，等收了經後才回去的，不可改了老規矩。」璞玉無計奈何，只得等著。見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再三叫催促時，卻惱了火工喇嘛，拋了勺子，大嚷道：「鍋是鐵的，飯是煮的，那裡有個下鍋便熟的！」

好不容易等到搬上飯來，主持僧只管擺碗列盤的款待。璞玉那裡有心吃他，竟舉碗擱箸，便起身出來。僕從們也就各自上馬相隨。璞玉縱馬疾馳，僕從們也慌忙趕上來了。璞玉見馬住在前帶路，不時的舉鞭打他馬。

那廟原是離賁府甚近，往返也不過只有六七里，在路雖然趕行，爭奈在廟耽擱多時了，到得家時，日已向午。下馬看時，只見大門外，車跡縱橫，不覺大驚，問門子老黃道：「可是建昌車馬走了麼？」老黃道：「走已多時了，大爺去了不多時就走了。」

璞玉忙問：「此刻約摸走多遠了？可趕得上趕不上？」黃明搖頭道：「趕不上了，這早晚也走出十幾里了。」璞玉聽了，恰似急如烈火的心上，傾了半桶冰水，低了頭只管怔怔的出神。正是：

世間何事最為苦，多般死別與生離。

璞玉大為掃興，回復了老爺之命，往介壽堂來時，只見老太太為璞玉說親的事，直到如今還說不准那一個，正和金夫人生著氣，遂悄悄回到自己屋裡，問福壽道：「琴姐姐回去時說了甚麼話了不曾？」福壽笑道：「不知道。」璞玉遂仰身坐在椅子上，思量起兩人昨日說的話。忽然想起琴默所問「看過扇子不曾」的話，忙叫福壽道：「將在我生日上眾人送的禮物都拿來。」原來璞玉因那日忙，所以眾人送的東西全不曾看，一總兒叫收在一個大匣兒內的。如今福壽拿了出來，一樣一樣的給他看，璞玉單尋那扇把子，拿起一個紅紙包的來看時，上書：「愚姊自歌敬賀賢弟璞玉千秋。」璞玉一見那幾個字，早已眼淚盈眶。打開一看，原來不是別的扇子，卻是琴默上次回去時，璞玉和那玉環同贈的，上面親手畫幾桿疏竹，一縷淡霞之外雙燕穿飛的那把扇子。璞玉不解其意，心中疑惑，再細看時，一邊寫著幾行蠅頭小字，卻是一首「七字吟」，寫道：

燕哭竹枝

竹乎！噫！竹乎！緣分似是命似非。多遭間阻故多誤，相逢豈料兩傷悲。

進退戀戀是阿誰？近近遮遮何相違。自不能主我棲止，攀折佩去汝傷危。

金風瀟瀟我歸期，枯葉飄飄汝悲時。無緣相合哭何益，願修來歲相逢宜。

璞玉細看此詩，卻是琴默自比哭竹之燕，比璞玉為遮雲之竹，越發末尾一聯，寓著今生無分，再結來生之緣的意思。忽覺心中

一動，如被鋒刃，一陣酸痛，淚如雨傾，擦之不迭，斑斑滴濕了扇子。福壽見此光景，因璞玉每逢姐妹們回去，必有此行徑，已是慣了的常事，因此也不理論。璞玉自忖：「琴姐姐還了我此扇子見我全不理會，也不知是想甚麼了，所以臨去時問我『看過不曾』，我又說『看過了』，如今說我的心這麼熱，他那裡肯信呢？」越想越著急起來，正自哭個不了時，只見德清、聖萃芳從外邊走進來了。璞玉忙擦淚迎著說笑，不提。

且說，彼時有東北郡貝勒蘇安，奉詔入京朝覲，路經此方，賁侯分當迎迓。遂領著璞玉往烏蘭營地方迎迓謁見。那蘇節度年近七十，雖然位至一郡貝勒之尊，但不脫布衣，素性厭惡奢侈修飾，崇尚樸素，乃是當朝重臣。聽得賁侯來見，也不分爵位尊卑，即降階相迎，攜手言笑，入內坐下。相敘當年之事，又說了些目今世俗人情之變遷。見璞玉生得聰明俊秀，心中大悅。遂叫到身邊，拉著手問道：「你叫甚麼名字？今年幾歲了？」璞玉見問，說了年庚。蘇節度又問賁侯道：「教你兒子弓馬不曾？」賁侯陪笑回道：「如今尚荏弱，還不曾教習。」蘇節度問：「看這手指面皮，想是在學裡了？」賁侯答道：「也不過混著罷了。」蘇節度又問璞玉道：「你可會寫得好字？能作詩作文之類不能？」璞玉答道：「字寫不好，詩文雖略學過，尚未學到精湛處。」蘇節度向賁侯道：「聽他所說，想是會的了。」又向璞玉道：「那一邊有現成的案椅筆硯，你坐著寫一首詩來我看。」璞玉應了個「是」，看賁侯時，賁侯點頭，遂跪下告了坐，坐下磨墨濡毫，看著蘇節度。

賁侯問道：「你不寫還等甚麼？」璞玉道：「請題。」蘇節度笑道：「可是呢，作詩須得有題，即以那白雲為題罷了。」璞玉遂坐下，展紙寫了起來。一則因素習熟技，再則也是因前世緣分，詩意大發，如輕車走坦途，一時寫畢，獻了上來。

蘇節度近侍及書吏們見璞玉年紀又小，偃坐寫詩之態，似弱不勝衣，然揮筆不停，又無底稿，竟直寫了出來，都贊羨不已。